

立夏

◎可言

立夏,太阳行至黄经45°,炎热将临,雷雨增多。不知不觉,街头巷尾卖冷饮的小摊已逐渐多了起来,原来,夏天已经悄然而至,紧随在我们左右了。

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,宫廷就有专门掌管冰块的官员,叫凌人。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:每年十二月,凌人就要命人到江面、湖面上采冰。采来的冰,主要用于皇室祭祀宴饮、保鲜防腐、降温散热等。每到夏天,天子也会拿出一部分来赏赐身边的亲近之人,叫做“天子赐冰”。

说起用冰来降温散热,不由想起情圣荀彧的一段典故来。

三国时期,荀彧与妻曹氏意笃情深,谁知在婚后不久的一个冬季,曹氏却忽然得了“热病”(大约今天的疟疾),荀彧遍请名医,但收效甚微。见妻子热极攻心,荀彧心急如焚,他于是脱掉衣物,跑进屋外的冰天雪地,把自己滚成冰团,再回来给妻子物理降温。

尽管如此反复多次,但妻子的性命还是没能挽救,而他自己也因此病入膏肓。好友傅嘏前来吊唁,见荀彧骨立形销,便安慰道:世间有如此姿色的女子并不难找,何必哀伤至此?你知道荀彧怎么回答的吗?荀彧回答说:佳人难得!是的,色授魂与,犹胜于颠倒衣裳!而有的人,只之色,不懂情。

思君已动容,欲寻却无踪,不久,荀彧也随爱妻而去,人琴俱亡,年仅二十九岁。后来纳兰容若《蝶恋花》有句云:“若似月轮终皎洁,不辞冰雪为卿热”,说的就是这个凄美的故事。

大千世界,一情场耳,情到深处,往往身不由己,以至于玄宗长恨,黛玉焚稿。一生一代一雙人,人生路上,本就孤单,本就寂寥,如若有人愿意与你携手同行,共面人生的百态、世间的炎凉,该是多么幸运,多么幸福!

桃树

◎心生

在这个温暖的春天里,无端地,就想起老家的那株桃树来了。

上初中的时候,爱上了种花种草。那年,那株金杯菊,是我的最爱。开过最灿烂的岁月,金杯菊终究还是谢了。我叹息着,却无意中发现了泥土里,探出一个绿色的小脑袋,渐渐地长成小树苗的样子了。农村的孩子,是见过的,应该是桃树苗!我心里欣喜,也很诧异:我的小花盆,竟能长出桃树苗来?小我八岁的妹妹,在旁边惊喜的叫:我种的桃核长出苗来了!哦,原来有人播种呢。

可是桃树不能长在花盆里呀,于是我把它移到了我的小花圃里。移栽过去浇过几次水后,就淡忘了。后来有一天,母亲淡淡地对父亲说,那棵小桃树该修剪了。我愣了愣,扭头去看。当初那棵小苗,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,细细的主干上,斜刺里长出来许多枝条来,凌乱着。

经过父亲修剪,小桃树就开始蓬勃生长起来,第二年,竟开了满树的桃花,我心里美啊,我种的桃树,要结果子了。没想到父亲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,他把满树的桃花,甚至后来结的青果都早早摘了去。我不满,找父亲理论。父亲看着我,只淡淡的说,如果今年就让它结桃,这桃树就长不高了,以后果实就更少得可怜了。我愣愣在那儿。那时的我,已经上了高中了,情窦初开的少女心,暗恋着班里一个英俊帅气的男生。我在恍然之间顿悟,原来,人生也当如此啊,该是生长的岁月,就不能奢望丰收果实啊!

后来因为求学,我远离了家乡。那年父亲在信中告知我:你种的桃树,今年结了很多桃子,邻居每家都分得二三十来个呢。父亲说得平淡,我却听得欣喜。

再一年,回家,与母亲闲聊。母亲很高兴的说起一件事,说那年桃子还没熟呢,青青的挂在枝头。有一对路过的小夫妻,女的正怀孕,看到那青涩的果子,竟然就挪不动腿了。母亲二话不说,拿了竹竿就敲了很多下来,女的美美的吃了一顿,临走母亲还给她装了一袋子。男的要付钱,母亲说什么也没收,说自己家的,不能收,这是喜事呢,什么时候想吃了,再来就是。这事过去,母亲也就淡忘了。

很久之后的某天,母亲去临潼卖蚕茧,天热人又多。母亲正发愁呢,忽然来了一男一女,说阿姨,那个收茧的我们认识,我帮你去卖好了。母亲很过意不去,陌生人呢,人家竟然主动帮她。没想到女的说,阿姨你可能不认识我了,我可记得你呢,那年害喜,你给我那么多青桃子吃呢!现在我儿子都快满周岁了。母亲说着这事,就叹息,你看,就给了人家那么几个青桃子,结果人家还记着了。

我在心里想,母亲给他们的,其实是善意啊。母亲不经意的善意,却丰收了善意的回报。如今,父亲故去,我来了青岛,母亲随妹妹南下去了广州。老家的那株桃树,依然枝繁叶茂。不知道今年的桃花开过,那满树的桃子,又会慰藉谁的心,香甜谁的唇齿呢?

根雕

◎张福龙

朋友酷爱根雕,在他的书房里,摆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根雕精品。每次前去,我总会被那些意象纷呈的树根感动。于是,就想跟朋友学一手。朋友说学根雕很难,单是“寻根”之难,就超乎一般人的想象。

想找一些好的根料,得一次次攀爬贫瘠的山岭,得耐得艰辛,耐得寂寞和荒凉。最适宜用来进行根雕创作的树根,往往来自生在深山石缝里的硬质灌木。

平川的树根是不能做根雕的,因为平川的土壤太肥沃,树根生长得太自在,受的挫折少,肌肤分外光滑,少有褶皱,身躯也没有大的曲折,只是呈现出笔直的姿态。用这样的树根创作是很难达意的,因为它调动不起人的艺术想象,把它打磨光亮放在那里,谁看后都觉得它像剥了皮的树根,而不会想象成别的。荒山僻岭上的那些灌木根就不同了,由于生存环境恶劣,它们不得不拼命在薄土中汲取养分,在乱石罅隙中一点点寻找生存空间,苦难造就了它们百折千弯的畸形形体,和那瘤痂累累的粗糙皮肤。这样的树根也许是丑陋的,但它们丑得不俗,木质坚硬傲骨铮铮;丑得个性鲜明,千姿百态绝不雷同。这些丑到极致也美到极致的树根,才是根雕创作的最好材料。艺术贵在曲折,这一点与人生极其相似,大顺利的人生往往是平庸的,只有那些经过大磨难,受过大挫折而又自强不息的人,才有可能奏出生命真正的强音。

难怪好的根雕作品能动人心弦催人奋发。根雕展示的不仅是形式的美,更是生命经历苦难后的绚烂舞蹈。



红海子花季。冯光福 摄

藏地, 风中飞扬的精灵

◎周世通

迎面扑来,是那万千呢喃如潮水般的诵经之声

当阳光普度众生时,舞蹈般动作的

是那归于寺,坐着答,站着问

击掌,辩经的僧众

风中飞扬,是那扑棱着千万翅膀的经幡在祈祷

它是神与人的精灵,为远在天边的神明

带去人间的,喜,怒,哀,乐

路上的朝圣者,知道

翅膀相遇,是那放牧牛羊放牧群山扬鞭的牧人

哼着小曲,放牧手中的鞭子如蝶翻飞

此时,我站在这里,转识成智

心里有种子,萌发

再别康定

◎安琪

六月二十八号,从上海出发,2275公里,两个小时的车加上六个小时的大巴,六月二十九号下午到达康定。

第一眼看到旅舍,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心情,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,我要开始一段新生活了。前台小怪,头发好长啊。后来我一直很关心她什么时候剪头发。狼叔在厨房,在店里的第一顿就吃到狼叔烧的菜,超级好吃,超级美味。后来发现狼叔做饭的时候就像对待艺术,再后来又发现狼叔对待任何事情都像对待艺术。

在店里阳台上看到的天是那样美,在店里的每一天,抬头看到康定的天和云,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。

是小邱哥的哥哥,因为两个人长得很像,第一次吃牛肝菌是大邱哥的手艺,味道超级棒。

小怪是弟弟,小怪是弟弟,小怪是弟弟!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柿子,很高兴遇见你。会做饭的大院教会我炸花生米。长发飘飘的小落做饭精致好吃。在店里认识“彭于晏”麦兜是一件想想就开心的事。我一直想说但是没说的:“小白,你真的很可爱,我喜欢听你说话”。我的搭档飞机最爱用——棒棒棒,飞机最棒!“你叫什么?”“科比,我就叫科比。”这是我和科比说的第一句话。漂亮的雨茜做饭的样子很认真。老师来了,我不再是店里的大姐姐,老师真的好像能照顾所有人一样的好。“欣欣,生活是对等的,而你一定是幸福的。”

和店里的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,可是我反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,就像离开的那天,看着凌晨五点的店里,只想默默离开。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离别,总是觉得身边的才是最真实的。

教我吉他的小朋友

第一次看到旅舍的那把吉他时,突然有了学吉他的念头。第二天晚上,店里来了十二个南航的学生,准备去支教。其中有一个男生会弹吉他,第一首是爱的罗曼史,旋律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第二天晚饭后,他和同学从外面回来,再次拿起那把吉他。“你好,你可以教我弹吉他吗?”当然可以。”

他画吉他弦谱,告诉我左手怎么按弦,右手哪根手指该弹哪根弦,上网给了我一个和弦,教我怎么看和弦,手指该按在哪里,就这样,我“会”弹吉他了,他说这是初学者练习的指法。

小朋友弹吉他的时候很厉害,他说他唱歌不好听,所以大多数是指弹,而不是弹唱。其实我想说,弹唱是很有魅力,但是他在弹吉他的时候,超级有魅力。他在和同学玩狼人杀的时候,一个人在外面打电话。在同学要去逛街的时候,在旅舍里静静的坐着。在同学们都要回家的时候,他想去康定附近看一看。即使是十九岁的年纪,却有着和他的同学不一样的清新俊逸,不落俗套。

优于初见的大个子

第一眼,他进来,左看右看,走上阁楼,边走边看。我在想,这个人怎么好像不住在店里,是不是只是来店里

看看,那这样乱闯真是不礼貌!不过再看他应该住在阁楼里,可是第一印象的不好很深入。

过了一会,他拿着吉他到前台,问:“这是谁的吉他?”“店里的,你可以弹。”说着说着,大院拿出手鼓,他们准备合奏《安和桥》,他问我会唱吗?我说不会。听到他们合奏安和桥的时候,加上下午徒步大草坝的心情,不由自主的就开心起来。在唱歌的间隙,聊到他是北工大大二的学生,登山社,这次作为先行部队,先到这里,联系吃住和教练,为接下来登雀儿山做准备。接下来,他弹了很多歌,也问我会唱什么。我会唱,他会弹。我不会唱的,大院会唱,那个晚上很开心,不知不觉就过完了。

一个未成年的途搭小朋友

总的来说,这是一个看起来瘦瘦的、高高的,带着阳光和稚嫩的小男生。他到前台,说自己从成都一路途搭几辆车才到这里。拿到他的身份证时,我惊呆了,直到今天他还未满十八岁,就一个人出来,还是途搭!吃饭的时候一起拼餐,我说你很棒,他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出来。稚嫩的外表下,似乎有一颗成熟的心。

晚上,他们一群小朋友玩狼人杀,结束后他过来问我有没有火!我愣了,我说我肯定没有,我问别人。他说那我自己去问吧。他会抽烟!

等到更晚一点,大家都睡了,他问我有没有火。我看到旁边也没有别人了,我说你跟我来。我带他到厨房拿了打火机,我问你,你一晚上都抽好几根了,他说有烟瘾,今天也没抽几根。

我很惊讶,这么小的年纪,这么暖阳的男生,居然说出“有烟瘾”这样的话……可能是我老了,和年轻人的世界有代沟了。

个子很高会打篮球的范范

在走之前的一个星期,我在规划我的行程,可能先去稻城。就在这时,在前台遇到一个个子好高的男生,他和朋友们也是要去稻城,在前台问稻城的行程。我们加了微信,如果可以,稻城结伴。

晚上刷牙的时候,在洗手台又碰到他。原来他才十九岁,毫不掩饰的交流——喜欢打篮球,很多女生追,和女朋友相处时很被动,所以现在的女朋友一直迁就他。我们只认识一个小时,听说我也会去成都,他很热心推荐美食,还说了几家可能人很多的“隐藏小店”,还要

帮忙订位。在成都的时候,因为有他的推荐,不需要再依赖攻略。

在店里遇到过很多人……还记得“故事换床位”的那位阿姨,会武术的研究新能源的佛山小弟弟,P图很厉害的那位客人,说要寄火锅底料的重庆妹子,独自旅行的幸福妈妈,“看到身份证不要笑”的“懒洋洋”,还有那个我最最喜欢、最最最可爱的“冉曼云”……

在康定,我喜欢在店里,喜欢和大家在一起。

“那事”篇

康定的雪

第一次轮班休息时,很幸运的搭车走了二号线,很开心。

第一站——雅拉垭口。上山的路上遇见了大雪,七月遇见下雪,太神奇了!旅途中看见我爱的雪,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,即使寒冷,依然喜欢到心里。

今天刷新海拔记录——雅拉垭口4300米。当站到山顶时,漫天风雪吹的睁不开眼睛,虽然看不清所有的景,却为今天的雪而感到兴奋。去往江巴草原的路上,只剩雨。在淅沥沥的雨中,草原是深绿色。镜头拍不出眼中的草原,看过后,只能将草原印在心里,想起来的时候,为自己曾经看过这样的景色而开心。这样的草,这样的山,这样的颜色,怎么能不让我着迷。

去往折多山的路上,我们在说折多山是不是因为转折太多,所以叫折多山?因为下雪,天气冷的让人瑟瑟发抖,到了折多山上,小邱哥冻的就是不下来。几个小伙子被我硬拉下来,和舍旗合影,小伙子们也是好脾气。

今天一天开心的过去。因为看到雪而感到很幸运,因为和一群旅友结伴同游而兴奋。大家自然,都是自然的拍照,莫名其妙的经历,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自然。

一程山路

第二次轮班休息的时候,跟着狼叔一起往中谷村的方向徒步,后来才知道那是雅拉到丹巴的茶马古道。狼叔开车,我们到了徒步的起点,那是上次去二号线的第一个拍照的点。狼叔找好位置,停好车,我们出发吧。走出第一步,心里开始莫名的激动。看着狼叔在前面,特别安心,好像什么都不用害怕。

走进一点,大山里的水声特别好听。水上横着两根木头成了桥。我第一反应是,走在上面会不会掉下去?再走进一点,看到七横八竖的树枝延伸着,好像绿野仙踪里的情景。其实我们今天徒步是为了背土。狼叔说,这条路上的土,质量好。店里的植物有了这些土,一定超级开心。我记得,狼叔找到挖土的位子时,他让我留在那里,他们去拿工具。我不要,因为我害怕一个人留在那里。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我就是很安心,这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。明明是一个陌生的地方,但是在店里或者店里的人在一起,就是很安心。

在康定,我喜欢大山,喜欢徒步。在这里,被别人喊的最多的就是小姐姐。在这里,生活就像全新的、独一无二的。我不知道记忆很差的我,有一天会不会忘记,但很开心,我来过康定,这是我在康定点点滴滴的记录,琐碎却真实。未来,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,我希望我还能,再见康定。